



周向阳在港北监狱生命垂危仍不放人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大赦国际网站二零一二年二月八日以“紧急行动：法轮功人命危”为题发表文章，关注被非法监禁在天津市港北监狱（现改名为滨海监狱）的工程师周向阳的情况。周向阳目前身体情况非常危急，心跳只有每分钟四十下。

大赦国际文章指出：据悉法轮功修炼者周向阳在监狱医院生命垂危。他目前在绝食抗议，需要紧急被保外就医。

周向阳自从二零一一年三月五日被非法关押在位于北京北部的天津港北监狱。他的家人几天前见到他，说他现在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似乎接近死亡。一些天之前，监狱官员给周向阳的家人打电话，让他们到监狱看望他。他向他的家人要二百元（约三十二美元）买衣服。他们相信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接近死亡，想要在死亡的时候有合适的穿着。在探望期间，他告诉他的家人里面的煎熬非人能理解，他不想再承受折磨。

在家人近期这次探望前，周只被允许见他的母亲一次，自从二零一一年三月，他被禁止见家人和律师。当他的母亲去年探望他时，周向阳告诉她，他被酷刑折磨。监狱当局告诉他的家人他被关押之后就开始绝食。周向阳的家人相信他目前身体很差的情况是多年酷刑折磨和绝食的结果。此前，周向阳曾在同一监狱被关押六年。二零零三年五月，他因为公开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而被判刑九年。他

被关押六年后被保外就医。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和五月，他两次被送到医院紧急救治。如果监狱拒绝周向阳保外就医，他有死亡的危险。

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被关押。她的家人被告知她被劳教两年。可是当局拒绝告知她在哪里。六月二十六日她在海外网站上发表了一封关于周向阳被关押的公开信。作为回应，超过二千三百位周的乡亲在要求释放周的呼吁信上签名。十一月四日，包括周向阳的哥哥和嫂子在内的五人被安全部门抓走，抓人借口是和这封呼吁信有牵连。

在中国，如果被关押者的健康状况不适合在监狱，会被允许保外就医，在监狱外获得治疗。被关押者在身体好转后会被要求回到监狱。

大赦国际呼吁人们立即用中文或自己的语言写信要求立即释放周向阳保外就医。大赦国际还提供了写信地址。

周向阳母亲的紧急呼吁书

我是周向阳的母亲王绍平，以下是关于我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在天津新生医院见到我儿子周向阳的情况：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四点多，滨海监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儿子周向阳要求见家人，（他没说明时间，是向阳说的一月十六日去的医院），医院不能强制灌食，（他自二零一一年三月五日一直没吃东西）。监狱的意思主要是让我们劝他吃饭，依靠输液不能维持生命。我说二年多了你们也了解他，我更了解他，他要不吃就得回家养着，不要出现第二个李希望，不能有万一，他让我狠点劝他，我说我儿子都这样了我还狠，他说叫我们二日去三个人，我们家都着急了带着衣服想把他接回来，一日就去了，我们午夜三点走的，八点多到了港北，然后去市里新生医院，十点到的新生医院，一直等到下午三点，王大队说我们对你们这么好为什么要给律师打电话。

下午我见到我儿子更瘦了小了，他和我谈，我想见到你们，一是告诉你我在这不要往港北跑了，二是我已打定主意不输液了，我已承受够了这个环境，我想出去……我意已决不能改变。我当妈的听了眼泪再也没忍下去掉下来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要二百元钱，我问他要钱干什么，他说买衣服，我都想到了，当时没说完王大队就断了电话让我们走。接见完后，老母亲看见向阳是被人背着走的。向阳的心跳才四十多下。在接见的过程中突然进来一警察说向阳拉稀了，里边的人谁也没说话。不知其中有啥阴谋。

二日我给李国宇打电话，他以前是不接我电话的，他先问好，问身体，他说我应该站出来，写东西，写他们监狱对我们家对向阳多么好，说别人都给他们送锦旗，说我们还诬陷他们的。我要求让珊珊见向阳，他说珊珊写东西什么的，他还说他是凭良心办事，他对向阳怎么好，说了很多，我说等问问我儿子就明白了，我儿子生命都难保了。李国宇说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以上是我见到我儿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希望各方都来关注周向阳的近况，挽救一个已经绝食近十一个月的年轻生命！

周向阳的母亲

周向阳的律师们的意见

律师看了周向阳母亲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在天津新生医院会见周向阳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

- 1、周向阳自二零一一年三月五日就没吃东西；
- 2、周向阳人更瘦了小了；
- 3、周向阳现在已经不能走路；
- 4、会见过程中周向阳拉稀了；
- 5、周向阳对她母亲说，我已打定主意不输液了。

由此可见，周向阳从二零一一年三月五日以来一直处于绝食状态，仅靠输液维持生命，由于律师没能会见到周向阳，我们不知身为法轮功学员的周向阳在天津滨海监



天津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

狱里面受到了什么不公的待遇导致他绝食抗议。

二零一一年八月和十一月，北京王雅军、谢燕益、金光鸿三位律师曾两度到天津滨海监狱申请依法会见周向阳，都遭到拒绝。此次从周向阳母亲会见周向阳的情况来看，周向阳在天津新生医院就医，由于没有看到医院方的诊断证明书，我们不知道周向阳因何疾病到医院就医。而且绝食那么久，为什么监狱管理局至今未能给一个合理的解决，以至一个生命单从体征外表判断已经变得更瘦更小，以至于不能走路，并且在周向阳母亲会见时拉稀（失控？），以至于周向阳的母亲在会见的当场掉下了眼泪来，并说：“不要出现第二个李希望，不能有万一”，其情可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监狱法》第十三条：“监狱的人民警察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严守纪律，清正廉洁”。第十四条：“监狱的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索要、收受、侵占罪犯及其亲属的财物；（二）私放罪犯或者玩忽职守造成犯罪脱逃；（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四）侮辱罪犯的人格；（五）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六）为谋取私利，利用罪犯提供劳务；（七）违反规定，私自为罪犯传递信件或者物品；（八）非法将监管罪犯的职权交予他人行使；（九）其他违法行为。监狱的人民警察有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行政处分”。

其中生命权和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此外还包括《宪法》第二章赋予公民的由被监管人员依法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各项权利，我们希望天津市滨海监狱能够做到依法监管，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改善周向阳的待遇，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周向阳的基本权利，落实《司法部关于在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模范地遵守宪法

和法律，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尽快妥善解决周向阳为什么绝食十一个月之久，其背后隐藏的监管失职的问题，并确保周向阳的生命安全和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违纪责任和行政责任。

周向阳的亲友给港北监狱的信

港北监狱的各位领导：

我们是周向阳的亲友，听到周向阳在滨海监狱已经奄奄一息，心跳只有四十下，我们感到肝肠寸断，心都在哭泣，不只是为周向阳，也在为你们这些被共产党利用，也已走向危险边缘的众多参与迫害周向阳的干警担忧哭泣。我们对你们没有仇恨，只有怜悯。

周向阳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六，体重一百三四十斤的健康人，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一个健康的生命竟被迫害到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心跳只有四十下，奄奄一息、生命垂危的地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正常人哪个能不动容。谁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年轻的生命奄奄逝去呢，你们都说自己是好人，那么你们此时良知的底线又在那里，为什么就不能够帮助一个无辜被共产邪党诬陷冤判九年，而又多次被用各种酷刑迫害的好人呢？好人是能尊重事实，在真理面前，在正义面前、能站出来站在真理、正义、公正的立场上为好人说公道话的人。

那么在二零零五年下半年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五日至至今周向阳在港北监狱遭受酷刑虐待的事实又该怎么解释呢？

二零零五年下半年港北监狱监狱长魏炜，五监区监区长张士林、分监区长宋学森组成领导小组叫“百日攻坚”，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十二月八日，警察指使犯人（丛书伟、张斌、李万军、廖津鹏、霍洪刚等）把周向阳拉到“独居”迫害。

“独居”是长三米，宽一米，高约四五米，只有门没有窗户，密不透光，屋顶上一灯二十四小时亮着的禁闭室。屋里一侧两米长的地方铺着高约二、三十厘米的木板，另一边是水泥地。人就平躺在木板上面，两个胳膊成“V”字形（屋宽一米，手臂不能伸直），手被反铐在地锚上，膝盖

以下小腿部位和脚是悬空的，下面是水泥地，坠着脚镣，这叫“地锚”（铆固在水泥地上的铁环）。头顶坐一个犯人，周向阳的头部在犯人两腿之间，犯人的脚就踩着周向阳的胳膊，脚下坐着两个犯人。犯人们不能闲着，对着周向阳念诬蔑大法的文章，时不时踹一脚、打一下，拿书砸周向阳的敏感部位等等，警察在外面听着，如果里面没动静，就对犯人说：“你还想不想干了？想不想减刑了？不想干就出去。”出去回到正常监室，警察和其他犯人就折腾他，抬不起头来，什么脏活重活都得干。所以犯人在这样的压力与减刑的诱惑下，不停的折磨周向阳。

这种姿势看上去很简单，每天都这样“锚”二十小时，时间长了腰、胳膊疼的受不了，是电棍无法比的。吃饭或是方便时人想起都起不来，不会动了，只能缓一会，慢慢活动缓缓。犯人就一边一个拽周向阳的胳膊一下把他拽起来，剧痛使周向阳忍不住喊出声来，然后再被放下，再被拽起来，犯人们说是帮他“活动活动”，实际上是有意折磨人。开始时周向阳绝食反对这种迫害，七天七夜没吃没喝，出现吐血、抽搐等症状，量血压，血压计没有反应，又换了一个血压器，量出低压三十，高压五十，摸不到脉动，即使这样它们还坚持用地锚的方式迫害，生命的可贵在这些没有人性的恶警和犯人眼中轻如草芥。三个多月，“度日如年”在周向阳的心中早已不是个形容词了。

二零零六年三月周向阳出“独居”时，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同年十二月，周向阳被转到天津监狱。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周向阳再次被转到港北监狱。港北监狱当时成立了一个九监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监区长是杨中水，副监区长是宋学森等。刚一下车，就被四个犯人包围架到屋里强迫剃光头，不让洗，强迫坐板凳，四人前后左右用力顶，前边人顶膝盖，左右打大腿，后边人顶腰，周向阳腰还没有完全恢复（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六年在港北监狱“独居”被用地锚迫害的），下意识用劲保护自己的腰，他们就六七个犯人把他按倒在地，有按头的、按脚

的……还拳打脚踢。后来宋学森（副监区长）来时，周向阳问他，怎么能这样对我，怎么还动手，宋学森说：“不动手，还动脚啊！”等他走后，那群犯人又把周向阳按倒在地，犯人王新广用脚在他大腿上狠踢几下，致使周向阳十多天不能正常走路……

周向阳太了解港北监狱的邪恶了，他没有别的办法，要不就反迫害，否则就是没完没了的各种各样的迫害折磨。周向阳又绝食了。监狱又把他送到“独居”，又给上了地锚，当时七、八月份，天气特别热，“独居”里气温比外面高好几度。那些“包夹”的犯人都愿在里边呆，周向阳小便时给他开手镣的犯人进来半分钟都受不了，可周向阳却被每天二十四小时这样“地锚”着，监狱又安排那个叫王新广的犯人到“独居”来迫害他，晚上威胁周向阳说要弄死他，使劲压他的腿，腿一半是悬空的，让人更难以承受，还在外面纱窗上开了一个洞，蚊子可以飞进来，因为周向阳的手脚被锁着，只能任蚊虫叮咬，这样又“锚”了将近一个月。

二零一一年三月五日，周向阳在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刚刚新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强行被港北监狱收监，收监前周向阳遭受刑讯逼供，妻子李珊珊在三月二十八日给副监狱长李国宇打电话的时候，李国宇亲口告诉向阳妻子李珊珊：周向阳目前生命随时都有危险，尿血、肾衰竭、脾衰竭，不吃，每天灌食。

二零一一年七月中旬，曾经被非法关押在港北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联名控告港北监狱酷刑，有六十七人，都不同程度的遭受过罚站、坐小凳、殴打、高压电棍电击、独居地锚、浇凉水、野蛮灌食、谩骂、体罚、关禁闭、强制劳动、不让接见等虐待。尤其“独居地锚”是港北监狱最令人发指的酷刑，据说还被推广到天津其他各个监狱。法轮功学员李希望、周向阳、卫广华等人多次遭受“独居地锚”的酷刑折磨。

周向阳已经连续绝食了一年多，经历了四季，冬天有时不让他穿棉衣，有时给他特别脏的被褥，上边血渍、尿渍、脓渍到处都是，散发着恶臭。有时连续五天没有灌食的情况下，让犯人强迫他坐好，犯人王小东受人指使掐周向阳脖子，打他的腰眼，拉、拽、踢各种方式对一个已经瘦弱的剥皮包骨的坚持自己信仰的人进行折磨。而这一切都是副监狱长李国宇、副大队长宋学森等人指使的，周向阳跟禁闭室警察王刚等人反映，他们根本就不管，周向阳和当时的监狱局副局长梦世龙，劳教局局长周长利等都当面反映过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也根本没有任何回应！

以上的事实作为港北监狱里的所有当事人、责任人，哪一个人能说你们那里没有过酷刑存在，哪一个人能说你们没有参与过迫害？

共产党向来喜欢搞运动，而且每一次迫害都会利用不明真相的人，或者是明知是在整别人可是为了自保却不得不干，或者说就昧着良知在做着损人不利己的坏事。共产党历次运动过后都会把责任推到一小撮或者某个个人头上。共产邪党则总是伟大光荣正确。遭殃的都

是为其卖命的，或者是无辜的世人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善恶有报自古是天理。法轮功被迫害十几年的时间，遭报死亡的人不在少数，各种意外、癌症病、查不出病因的比比皆是，我想你们也早有耳闻，我不想看到你们也有那样的结果。人来到世上不容易，一定要把握好这瞬间即逝的时机，让自己一生无悔。

尤其是周向阳已经奄奄一息，生命危在旦夕，已经十一个多月不吃不喝了，现在虽在你们监狱的医院。又不能输液打针，生命能维持多久你们是最清楚的。如果有能力你们却眼睁睁的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人世，那么你们是不是见死不救呢？你们说你们是好人才体现在哪里呢？好人是有标准有原则的。而且你们说能保证周向阳的安全，我们又怎能放心呢？你们又从哪方面能保证的呢？那么港北监狱又是怎么保证法轮功学员生命安全的呢？！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李希望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被送进监狱，体检身体正常，七月十九日凌晨两点点，仅十天被迫害致死。家属要求看李希望这十天的“监狱生活”监控录像，监狱方只提供了二十四小时经过处理的不完整的录像。显示：李希望死前极其痛苦，由于身体的痛苦，不知道抓了什么东西，双手沾满了泥土。李希望死后两眼圆睁，二百多斤的身体死前也就剩一百斤，尸体的前胸锁骨处都是一些有红点的小脓包，前额的部位也都是，监狱方称是因为天热起的痱子，（怀疑是下药所致），李希望的手腕和脚腕处都是被手铐和脚镣勒出的痕迹。

而今不知道监狱方到底对周向阳实施了什么，致使他忍受巨大的痛苦、绝食绝水抗议三百三十多天了。而且直到现在人已经奄奄一息还不放人呢？这不是故意虐杀吗？为什么监狱方一直千方百计的阻止家人和律师会见，为什么突然间又以“劝吃饭”为名、让家人在医院接见了呢？其中到底有什么阴谋？人命关天，为了生命垂危的儿子，老母亲心急如焚、四处奔走呼吁，要求相关官员协调解决，一直没有回音。

可是二月十三日晚，港北监狱副监狱长李国语再次给老母亲打电话，让到天津市新生医院去见周向阳，这是继一月三十一日后，来自监狱的让家属接见的第二个电话。老母亲要求接儿子周向阳回家，李国语推诿搪塞。二月十四日早晨，老母亲给李国语打电话，强烈要求接周向阳回家，李国语一会儿说星期二让见一面；一会儿说他一个人办不了；一会儿说等人不行了再说；一会儿说老母亲接人不行，得周向阳的姐夫接。（不修炼法轮功）可见监狱方用心险恶，有故意虐杀之嫌。

周向阳心跳只有四十下，已经奄奄一息，作为周向阳的亲友，我们没有时间再这样等下去，如果周向阳有个三长两短，作为他的亲友我们决不会善罢罢休，无论时日长短我们一定追查到底，任何人都难逃其咎。

强烈呼吁立即释放生命垂危的周向阳，依法立案查处港北监狱酷刑犯罪及所有犯罪嫌疑人。

追查国际就王立军事件正告中共官员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一日】二零一二

年二月六日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现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停留一天后离开领事馆，立即被国安部官员带往北京。重庆方面解释为“休假性治疗”，而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均证实了这一消息。一夜之间，这位“最有名的公安局长”和“打黑高手”成了最新的中共内部你死我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王立军起家于辽宁省铁岭市，曾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二零零三年五月至二零零八年六月间在辽宁省锦州市任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锦州市副市长。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立军积极参与，在他管辖范围内出现多起恶性迫害事件。在锦州期间，王立军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本组织已对此立案追查。

同样积极推行迫害法轮功政策的薄熙来，因其在多国被法轮功学员起诉“有损中共国际形象”而丧失了从商务部长晋升副总理的机会，被贬到重庆任市委书记。为了重回权力中心，薄熙来开始了唱红打黑的政治运动。为此把王立军调到重庆，作为其实现其政治野心的主要助手。

王立军从二零零八年六月起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二零零八年九月起兼重庆市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后被提拔为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兼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开始任重庆市副市长。

王立军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狼狈为奸，在重庆对民众推行文革式的洗脑，除了花费数亿资金大搞红歌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打黑”政治运动中更是步步升级。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二零一一年全年被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达三百多名，大部份修炼人的家遭到警察的抢劫。有些区县甚至搞人人过关，很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劳教所等黑窝迫害。为了“铁桶式”的施展其邪教洗脑，重庆当局除了大量招编警察外，还收编了许多协警和社会闲杂人员充当打手，对所谓的重点人头实行全天二十四小时跟踪监

控。

如今，王立军自己落到了被“黑打”的地步，应了二零零九年被王立军“打黑”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的预言，“两年后你也会和我一样。”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性质等同于纳粹战犯。届时，不仅是国际特别法庭，就是中国的现行法律就足以把参与迫害者定罪。王立军的事例充份说明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是为功名利禄而出卖良心、破坏法制、败坏道德的社会毒瘤。他们的所作所为害人更害己，最终会自食其果。

追查国际再一次严正告诫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中共官员：立刻停止犯罪，坦白交代，记录和揭露他人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

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地履行我们的宗旨，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邮信地址：PO.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2004 年底《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引发全球华人退党大潮。至 2012 年 2 月 24 日，退党(团、队)总人数达到：111,597,066 人。

退党退团退队（三退）方法(可使用化名、小名)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用破网软件登录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或 001-888-892-8757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